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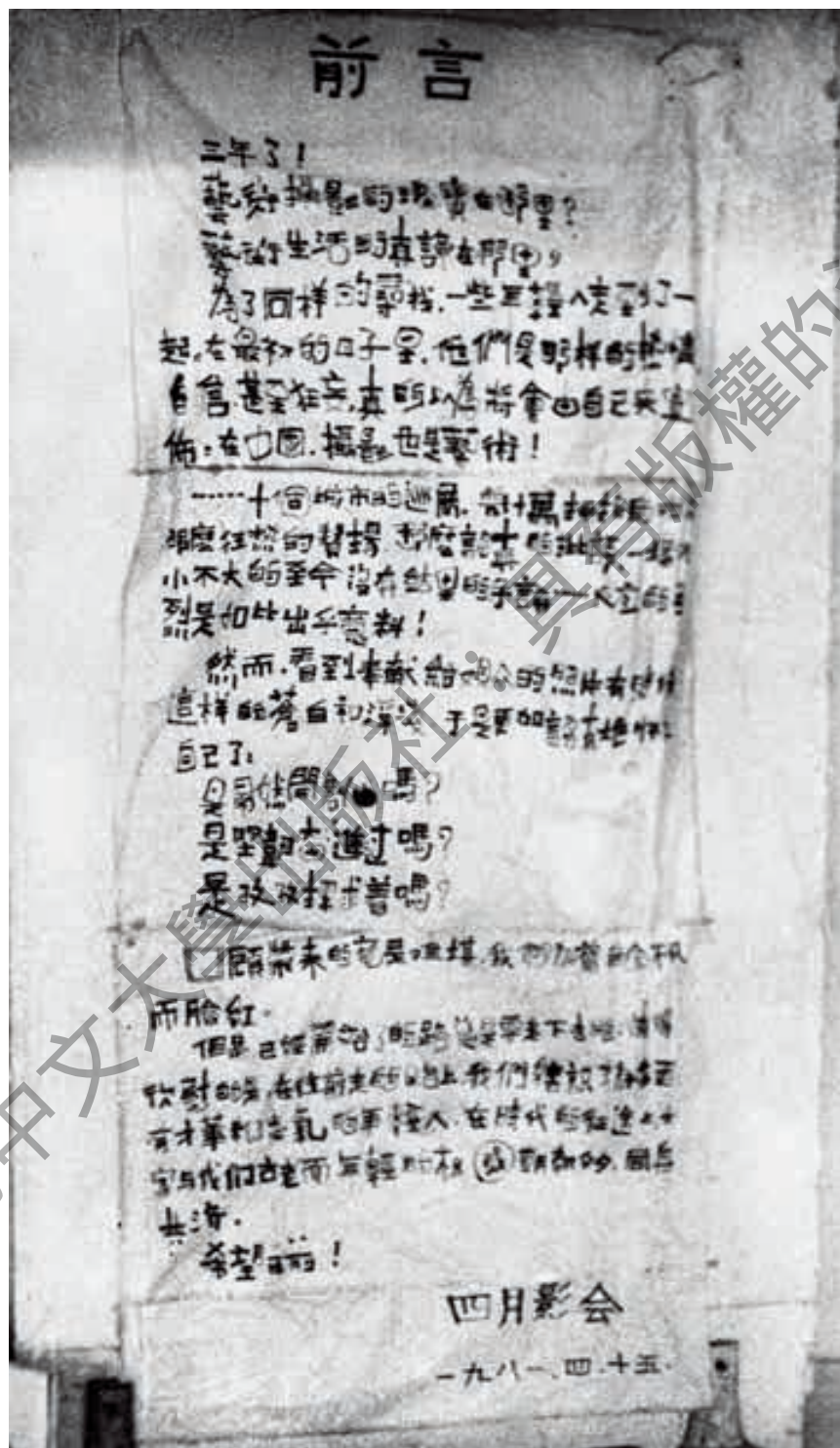


116



117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·具有版權的資料





只要它不倒，
总有人朝拜。

诗·叶文福

王志平
《风烛残年》
四月影会第一回展作品

徐勇：你有没有找过美术馆办四月影会展览？

王志平：说实在的，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胃口。但第三回是办到中国美术馆去了。

徐勇：一开始你们找的是什么地方呢？

王志平：不想登国家那种大的殿堂，一开始我还是想让它有一定的民间性。我们曾找过西城区文化馆，后来订到了北京中山公园的兰室。

徐勇：四月影会正式成立是什么时候？为什么叫四月影会？

王志平：四月影会酝酿筹划于1978年，第一回展览举办于1979年4月。我们这伙人大部分是在1976年“四五”运动摄影中结识的，大伙儿凑到一起想再干点什么，那就再办一个摄影展览吧。最初开会讨论时很多朋友顺理成章地提议名称叫“四五影会”。我不同意说，这回咱们能不能不玩政治，玩点别的。我同意叫“四月影会”。当时我想明确地表明一种对抗，对抗新华社的新闻宣传图片，也对抗我们自己“四五”摄影的新闻性和纪实性。

徐勇：筹备展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王志平：我们是1979年2月份开始收集照片，在我家，东四三条胡同35号。

徐勇：四月影会在第一次展览以后，是不是找到了比较明确的创作的方向？比如说你们在创作观念上，明确了一定要创作什么样的语言形式的作品？

王志平：没有特别仔细和明确的方向。但总的方向从我的角度来讲是很清楚的。可是事后有了一些分歧。

徐勇：是创作观念上的分歧吧？

王志平：也不完全是。有一些误会，有一些人在中间传话传的，就是让我不高兴。就是晓斌的火爆性子，一燎就着。有时候我无意中说了几句话，被有些人别有用心地传过去了。

徐勇：当时在你看来，李晓斌这样的一种社会记录式摄影，或者现在所谓的纪实摄影这种方式，当时你是不太赞同的对吧？

王志平：是。当初不论是我还是李晓斌，都没有把以他为代表的这些照片上升到一个社会纪实、新闻摄影的高度。我也没有想，也不会同意将四月影会的展览办成艺术摄影展之外的其他影展，尤其是在第一回、第二回的时候。我现在看李晓斌的东西，觉得好像很好，我觉得有一些东西真是让我佩服。但是当时来说，我没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李晓斌当初也没有这么有系统。说白了，他是那种很玩闹，什么都拍的人。现在回想他记下了很多东西。但我认为他一开始也并不是这么有心的。我现在看他的书、他的照片，有很多过去我根本没有见过，或者说没有仔细看过，比我当初看的要好得多。我自己也从中发现了一些规律，一些更高的价值。我现在承认他的照片比我的更贴近生活、更生猛有力、更注重内容。但最初我没有认识到这些，也不太相信当初晓斌就有这么高的认识和这么高的追求。

徐勇：这是有可能的。

王志平：晓斌给我看了一些他抓拍的照片，我不太理解也不太喜欢，就像不喜欢一些日本的大摄影家那种不论场合、不论角度、不论构图的大反差黑白片一样。咱们是不追求俗媚的忸怩作态，但是也不追求那种太反常、太不美、太随意的野蛮拍摄。我曾很轻率很片面地说过，像这种龌牙



王志平
《海上一輩子》
四月影会第一回展作品

咧嘴的照片，在大街上站半个钟头我也能拍一堆。这样的话，确实很伤人，我愿意就这类的言论向李晓斌们道歉。

徐勇：我曾经看过你和王苗拍的《西部中国漫游》幻灯片的放映，在中山公园的大殿里。那时候我觉得是挺棒的。这个是不是代表了你们当时的摄影创作方向？

王志平：现在我看这些东西，当时也确实有一点孤芳自赏的小家子气，偶尔玩玩行，但不是我也不是王苗坚持的创作方向。虽然现在我也在随波逐流地玩彩色，但是我心里头明白，在摄影上这种有重大内容的、黑白的、抓拍的甚至不加剪裁而又具有高度美学修养构图的照片，始终是摄影艺术的主流，就像绘画中的油画，音乐中的钢琴一样。

徐勇：你觉得第二回和第三回的四月影会展览，跟第一回比起来，有些什么变化？

王志平：更大、更多、更全，但就是特点更不突出了。这个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努力不够，不完全是我们做得不行。第二回、第三回的展览，如果提前将全部的东西放在1979年第一回的展览上，照样还是轰动的，甚至也许会比第一回展览还要厉害。

徐勇：那么，就是第二回、第三回影展跟第一回相比，影响力和展览效果变差了。是什么原因呢？

王志平：我跟你讲一个不好的，即使把第一回那个展览全部的照片，如果今天再展，也许也没人看了。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时代不同了。

徐勇：四月影会第三回影展，我现在连有多少幅作品、有多少人参加、有谁参加都弄不清楚。当时是出了什么状况？

王志平：我印象里，第一回展览是一百多张，第二回是二百多张，第三回是三百多张。第三回最多。美术馆他们能查数据，他们每天跟我说今天有多少人进你们展厅。我印象里有一个星期天是八千多人。

徐勇：第三回影展参展的作者有多少？

王志平：这事儿你问问晓斌、贺洪宁他们，他们也许能知道。这种数字方面的东西，有时候我不太记。

徐勇：好。你认为四月影会后来不再办展览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
王志平：就是无疾而终，该到解散的时候了。很多原因，最后我觉得好像有点儿无可奈何，不得不解散。好像是办着感觉意思不大，就是很费劲了。到第三回展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了，再办下去就不叫四月影会了。

徐勇：如果具体举个例子说呢？

王志平：虽然我在第一回展览上也说，以后希望每年能办下去。可是到了第三回展的时候，等于说已经差不多是百花齐放的时候了，已经是条件比较好，整个国家的情况都稍微好转了。文化界的情况也都是是一样的。

徐勇：都好转了，对你们的创作不是更有利吗？你们继续往下办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国家的社会文化状况好了，你们反倒不办了？

王志平：客观来说，人也多了，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思想，有一些不统一或者是分歧，或者什么样的都有。王立平他们就说，完成任务了。

徐勇：完成什么任务了？

王志平：比如说严冬水面结冰，对于江湖海来讲，四月影会像一艘小破冰船，但春天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要这个破冰船了，该大的舰队出来运输了。

徐勇：就是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，对吧？这是原因之一。

王志平：对，完成历史使命了。再往下做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有点儿费力不讨好。

徐勇：在这个时候，四月影会的成员创作上有没有开始尝试个人的方向，观念不同了？

王志平：实际是的。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，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费力不讨好，有点儿没有办法，这么多人物慢慢都成长，好像不太好形成一个统一的口径和语言。

徐勇：有没有觉得以你自己的能力和精力，四月影会越来越难以控制或难以驾驭了？

王志平：真的是那么认为的。

徐勇：那为什么呢？

王志平：比如说晓斌就跟我闹了。当时王文澜说吓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闹得这么厉害？

徐勇：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你和晓斌的主要分歧是什么？

王志平：有分歧，也有些误会。艺术家或者说是摄影家，最怕的就是别人对他的东西不欣赏或踩。

徐勇：实际上这时候你们的创作观念分歧也越来越大？

王志平：对，可以这么说。可我真的不太承认是创作观念完全不一样。四月影会当初是艘破冰船，现在是春暖花开了，冰化了、冻解了、花开了，整个船队都浩浩荡荡地跟来了。这时候你再拿着破冰船跟别的船队同样去办展览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让破冰船跟得上后面来的这些航空母舰，去比运输量、比豪华？

徐勇：你觉得谁是航空母舰？你们只是一艘小破冰船吗？在当时，实际上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你说的这种摄影创作的舰队、团队。北京广角摄影学会是1980年成立的，还有一个“80平米”的摄影组织。社会上大部分搞摄影的人，他们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方法达不到你们的水准。

王志平：是一点一点，慢慢地渐变的东西。起码在我们之后，西安马上成立了一个“四方影会”。^(注)

徐勇：实际上在1980年后，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民间性的摄影团体，创作方面的思想禁锢也开始破除。比如说在1980年，我参加北京广角摄影学会的活动，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一个平房大院里，两辆平板三轮车拼起来当桌子大家围在一块儿，车上摊开很多照片大家来评比，很民主的方式。后来全国各地又陆陆续续出现很多的民间自发成立的摄影学会。2009年我做过大概的统计，80年代全国范围有200多个，北京有60多个。

王志平：这些舰队、船队都开出来了。

注：四方影会——西安民间自发的青年摄影团体，主要成员：惠京鹏、高海风、赵康、吴峻、张宗琨、山新莉、韩晓安、宛然等。1978年起展开摄影活动，正式成立于1980年6月，名誉上挂靠西安科普创作协会。1981年春节期间的，在西安东大街平安市场地下放空设施空间举办了摄影展览。张艺谋等四十余位作者近200幅作品参展。1983年受到“反精神污染”运动的“严打”行动影响，停止了活动。

徐勇：解散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？李晓斌说过，到了1981年，政府政策要求民间的这类组织都要有挂靠单位，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，要求有明确的负责人，建立财务管理制度，等等。而你们不愿挂靠注册，自己也没钱，加上原本组织管理特别松散，不想建立规范的组织形式？

王志平：没有，都没有。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个工商登记管理的问题。

徐勇：晓斌说，当时你跟他讲，你看看现在政府要求工商管理登记，要求法定代表人，要求有财务，我们怎么能养得起财务呢？我们连钱都没有，还要养财务！你有没有说过这些话？

王志平：我肯定说过，因为我们真的没钱。有人说到卖照片，我根本想不明白照片哪儿是能卖的东西。

徐勇：所以这也是四月影会解散，后来不办展览的原因之一，是吧？

王志平：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主要原因，那会儿的能量如果大家真是要齐心协力，要搞一个事业、搞一个什么东西也不一定克服不了。你想，当年把展览捅到邓力群那儿都能捅，工商管理的话也未必捅不过去。

徐勇：四月影会第一回影展以后，你自己感受到什么压力没有？比方说来自于政府官方或摄影体制的？

王志平：我没有太感觉到压力。因为当初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心里头想着，四月影会就是要捅娄子，就是要惹别人看不顺眼，或者就是要挑事。四月影会如果说没有一点压力，谁都看着多么好，像

温吞水，这就不行了。

徐勇：你所谓的“捅娄子”是捅什么样的娄子呢？通过什么方式“捅娄子”？四月影会的宗旨原本就是搞艺术摄影的对吧？这原本就是很单纯的想法，为什么还想着去“捅娄子”？

王志平：我有点儿半开玩笑地讲，比如说文字上有的东西，就像《笼里笼外》的文字这样的东西，可能不是我写的，我思想上觉得有一点点像开玩笑、像捅点小娄子。王立平在北海大桥上拍的那张照片，我记得是我给他起的名，叫《北海·中海·南海》，有意把中南海这个事儿给它弄进去，就不是说：“中南海”。

徐勇：让它带有一点隐喻？

王志平：有点儿让它去捅小娄子。

徐勇：让照片内容带有一定的社会指涉是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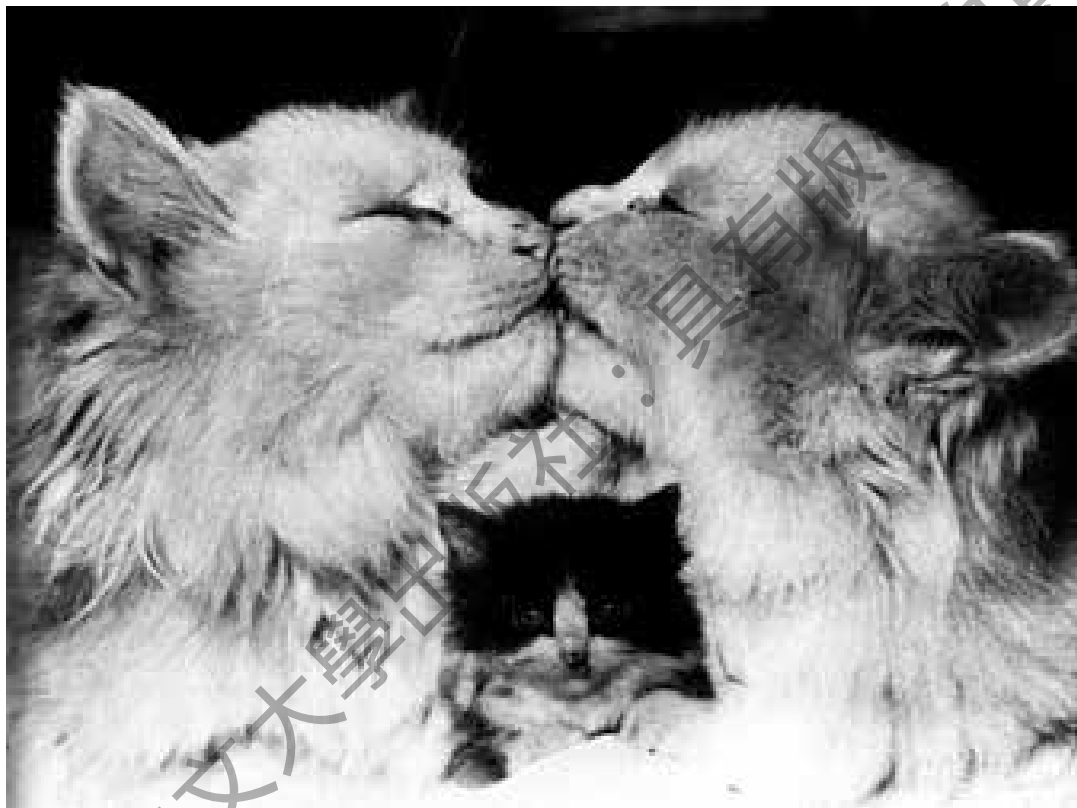
王志平：对。什么“叶落归根”这些东西，什么《芍药冢》。

徐勇：四月影会第一回影展的照片，是不是都是你一个人来最后选定的？

王志平：不能完全这么讲，还是在我的小屋里头大家举手表决行不行那样的。还有这么一个过程呢。我都快忘了这过程了。

徐勇：是完全由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的呢，还是最后你一个人拍板？

王志平：不是完全民主，但也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我承认我在这里头拥有很大的决定性的权力。像晓斌、赵介轩都是在最后走的，留下来帮我选定哪个行，哪个不行，都给了我很多建议。确实有这么一帮子，像罗小韵、王苗、许涿，最后大家再过目一下。这个时候我还是挺尊重小圈



王志平
《家庭》
四月影会第一回展作品

子的意见的。但是我不太尊重一般投稿者的意见。可是同时原则上来说，只要投了稿，我就想方设法让他有一张照片上去。

徐勇：四月影会第三届影展之后，到你出国之前，这一段时间你在北京做了什么？你都进行了些什么样的创作？或者举办了自己什么样的展览？

王志平：四月影会之后，马上就是现代摄影沙龙那个展。

徐勇：那是1985年了，你也出国去了。

王志平：我是1985年10月出的国。

徐勇：对。第三回影展是1981年对吧？1981年到1985年这一段时间，你都做了什么呢？

王志平：在1981年后期还是什么时候，我办了我自己的第一次影展。

徐勇：你是在哪儿办的？

王志平：是在法国驻华大使馆。

徐勇：三里屯东街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的展厅是吧？1981年几月份？

王志平：这个我得查一下历史文件。我忘了是几月份，但肯定是夏天，我穿着背心钉框子。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事儿。我在展览（四月影会展）的时候，有一些在法国大使馆的朋友，他们找到我，说这个展览特别好。他们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展览都搬到我们使馆去，我们只想邀请你个人做个展览，在法国大使馆文化处办。我说行，就答应了。最后我又另外地做了一些照片，包括我第三回展览的，可能有一百多张照片，在法国大使馆做了一个王志平艺术摄影展。

徐勇：名称叫作“王志平艺术摄影展”？

王志平：对。这是我的第一次个展。也是中国人第一回在外国使馆、非官方的自己办的个展。没

有任何请示，我跟法国使馆一个朋友就那么决定的，他是文化专员。应该是这样的。

徐勇：后来法国大使馆的影展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呢？

王志平：当时中央四个部委，中国外交部、农业部、文化部、对外文委发了红头文件：关于王志平违法乱纪在驻京外国机构展览的通知。以后不许不请示就这么做。我们单位给了我一个行政记大过处分。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把所有的照片都给拿到了公安局。当然之后照片都还给我了。当时我发现我挂在最前面的一张，我的作者照片没有还给我。那张照片是许涿拍的，是我在美术馆摄影房里头他打着灯给我拍的，用光很讲究，黑白反差都挺棒的一张照片。

徐勇：那么在这个展览结束以后你又做了些什么事呢？

王志平：这个展览结束之后，我做了一些幻灯片。我到处去旅行，其中包括到西藏、新疆、内蒙古。一开始我跟王苗做的那个《野外拾回的小诗》，好像是1981年，大概在秋天9月或10月的样子。《野外拾回的小诗》之外还有我跟王苗合作的一个《西部中国漫游》。

徐勇：《西部中国漫游》，我在中山公园太庙大殿里看过你们的幻灯放映。

王志平：我放过很多遍，我也搞不清在哪儿放的，在很多大学、很多地方都放过。后来加上李晓斌，我们做了一个《霸县行》。有李晓斌、王苗我们三个人。

徐勇：四月影会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？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

王志平：我觉得意义最大的是干成一件事儿，结识了一些哥们儿和朋友。没有四月影会就没有我。

徐勇：你像是四月影会的符号，是四月影会的精神领袖，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感觉。

王志平：在1979年、1980年可以这么讲。我觉得以后慢慢越来越不太讲了。

徐勇：你觉得现在想回中国吗？

王志平：我当然想回。实际的情况来看，我也知道，实在是不是那个时候了，现在回中国也没有我的位置了。主要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了，我老婆病得很厉害。有些人说你还不回来？我说，我能回去早回去了，就是回不去。

徐勇：就是说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吧？

王志平：对。回去租房子什么的，看病我都看不起。买房子租房子都不行。我现在也一直是租的房子，比较便宜的那种，像国内的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。

徐勇：从1985年出国至今，你有没有再进行摄影创作？

王志平：我一直在拍照片，现在我也在拍。

徐勇：但是在国内，很少再见到你的作品了。

王志平：用《中国摄影》编辑部他们的话来说，我是隐退得最彻底的一个。因为我曾经说过，除了摄影家协会主办的《人民爱总理，总理爱人民》展，就是“四五”事件的那个展览，我有作品参展，再就是四月影会展。除此以外，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展览，没有参加过国内任何其他的展览和摄影比赛。

徐勇：你现在回想一下，四月影会在中国摄影发展史当中，包括民国时期，以及文革时期，一直到今天，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

王志平：中国摄影史上应该有它的一笔。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和摄影史上的一个标志。

徐勇：它有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呢？

王志平：用我的话说，就是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摄影艺术。

徐勇：行，我觉得今天采访挺好的，我会做些整理。如果你想到什么，你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用邮件发给我。

王志平：你说文字，我在《永远的四月》里，已经讲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了。

徐勇：哦。还有，在第二回影展之前，当时《今天》诗刊的一些人，有没有找过你们，想进行一些文配图形式的合作？因为第一回展照片配诗的影响比较大。

王志平：正式合作的事儿我想不起来。

徐勇：据李英杰回忆，说在第一届影展上他在值班的时候，有人找他谈论过与你们合作的事。

王志平：黄锐找过我。

徐勇：第一届影展上找你？

王志平：第一届的时候就开始找我。

徐勇：找你说什么呢？

王志平：黄锐是星星美展的负责人。当时他找我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在中山公园兰室的时候，我就认识黄锐了。那时候他还没有办星星美展，可能是这个展览激发了他。

徐勇：你觉得星星美展是受四月影会第一回展的影响？

王志平：这个我不敢说，但是肯定给了他们一个启示。

徐勇：给了他们办星星美展一个启示？

王志平：起码黄锐、王克平看了这个展览以后有办展览的想法了，就是更助了他们的兴。因为当时黄锐很兴奋，感觉这个展览这么办挺好的。

徐勇：当时你认识马德升吗？

王志平：马德升我什么时候认识的，我想想。我肯定离开中国之前就认识他了，肯定是1985年之前认识的，忘了是第一回展还是第二回展的时候。

徐勇：行，我了解了。那么你回想四月影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，你自己来说一下的话，应该都包括谁呢？除了你。

王志平：我觉得起码有王立平、李晓斌、许涿、王苗、罗小韵、金伯宏、李英杰、凌飞、池小宁、吕小中、赵介轩、王文澜等。

徐勇：你觉得四月影会展览作品呈现的这种形式，摄影画面和诗文的一种搭配，当时对摄影作品起到了什么作用？

王志平：让这个照片有韵味、有分量、有可读性、有延展性，而不是简单的一张图片而已。

徐勇：你有没有感觉如果没有题诗，四月影会这个展览对观众的触动和影响会比较弱？

王志平：肯定的，我觉得是会的。我当时就说，我一定要有四月影会的味儿，这个味儿既体现在照片上面，也体现在题目和配文上。

徐勇：当时第一回影展照片的名字是由作者起的，还是由你们统一起的？

王志平：作者自己起的很少，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我起的，或是由我决定的。

徐勇：一半以上？

王志平：应该讲一半以上都是我们几个人起的，都不是作者。有的作者根本就把照片往那儿一放，就不管这事儿了。他们也没有能力、没有水平、没有权利管这个事儿了。

徐勇：行，志平，挺好的。我觉得今天的电话采访也差不多了。这些我到时候整理出来，我也会给你看一下，以后会放进文献里去。

王志平：当时的一些真实的细节和我自己的感受，等于说回忆一下三十年前的一些思路，理了一些东西。

徐勇：在第一回四月影会展的时候，你是个什么身份？

王志平：我当时的身份是农业出版社的美术编辑，兼管摄影。

徐勇：你是什么时候调到农业出版社去的？

王志平：1976年，四人帮垮台以后。